

苗侗文坛

MIAODONGWENTAN



1991. 2

苗侗文坛

1991年第2期

总第10期

试论盘瓠神话的美学价值

苗族 李明天 陈立浩 (1)

古代侗族尊天命鬼神与反天命鬼神的斗争倾向

吴晓萍 何彪 (10)

清水江苗族龙船节探源

苗族 张文生 (18)

龙舟与袂楔.....刘显银 (28)

吉普赛人与苗族

苗族 燕宝 潘光华 (33)

“龙井”的传说与探源

苗族 李玉光 (41)

岑巩侗族传统“唢呐曲牌”浅议

侗族 王元洪 晏晓明 (47)

黄平苗族理词刍论.....苗族 杨德 (57)

试论侗族曲艺的社会功能.....侗族 石若屏 (64)

侗族法教再探

——道教圣地崇拜在法教中的变异

.....侗族 吴文志 (72)

跳香, 苗巫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苗族 侯自佳 (78)

侗族的“春牛”习俗.....侗族 欧俊娇 (83)

侗族地区音乐教育漫谈

.....侗族 普 虹 (88)

神话思维与民族文学创作

.....布依族 韦兴儒 (95)

情、趣、理融合的园丁之歌

——谈王泰麒儿童小说

.....李树荣 (104)

网罟、纠葛、文学

——在第三次全国苗族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苗族 伍 略 (114)

封面设计

..... 石俊生

本期执编: 扬 鬓

苗族 李明天

陈立浩

试论盘瓠神话的美学价值

盘瓠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产物，它广泛流传于东南亚地区。我国南方的有关兄弟民族，诸如瑶族、畲族和部分苗族等，民间也蕴藏着不少的盘瓠神话资料。汉文献对盘瓠神话也不乏记载，最早的算是汉代末年应劭编撰的《风俗通义》，随后如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等，皆有记述。盘瓠神话有着丰富的内涵。若以广西金秀和湖南城步、江华等地瑶族的盘瓠神话为例，其内容概括起来讲，是叙述在那久远的混沌年间，平王累遭高王侵犯，朝中又无人迎战胜之，可谓终日不安。平王只好出示招人平患，能战胜者许公主配之，但仍无人取胜。某日，平王家中的一条龙犬前来应召，随后果将高王首级衔回报功。平王之女以天下社稷为重，劝父实现王上诺言，遂与龙犬结婚。龙犬与公主出家而去，入山居住，勤劳俭朴度日，繁衍了子孙后代。《风俗通义》、《搜神记》及《南蛮传》所记，与上述瑶族民间流传的盘

瓠神话相比较为简略，且为高辛氏讨灭犬戎。畲族和贵州台江苗族地区的盘瓠神话，又与古籍所载相近。盘瓠神话表现出明显的图腾观念和祖先崇拜的意识，但它随着年代的变迁，逐渐演化，其内容发生了变异，显示出传说的特征，湖南民间传说《盘获三郎》（见一九六〇年七月《湖南民间故事》），最具代表性，故事中已无图腾崇拜的性质，而盘获三郎已是一位血肉丰满的猎手，整个故事神性大减，人性大增，成了一则完美的人物传说。在海南琼中县南茂一带的苗族寨也有相似的传说，讲述苗族的始祖盘皇，绕勇善射，常在深山老林猎获黄獐马鹿。有一次，他平乱有功，皇帝封赐给田地，因他好打猎，习以山为家，不愿接受田地。皇帝便由他到各地山岭居住，并写好有关的契约，任由苗族砍山耕种，免纳粮税。丰富的盘瓠神话传说资料，在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等学科领域，都颇有研究的意义。本文仅就盘瓠神话的美学价值进行初探，试作论述。

美是源于生活的。人类最初的审美活动、艺术活动，是以原始氏族社会生活为基础而产生和形成起来的。当初，原始先民为了生存，他们首要的任务是竭力求得物质生活的满足，而精神的需要是次要的，因为人们是“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雨”。在原始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审美活动，审美价值等，都是处于次要的地位，而实用价值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所以，在原始社会，美的含义和体现，常常较为直接地同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人们审美的情趣、审美的观点，都侧重于生产实践中的实用价值，“以有用为美”，“以力量、勇敢、灵巧为美”。显然，这些都

是直接在物质功利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美的概念。我们以这样的美学观念，审视盘瓠神话，其美学价值首先体现在“智勇”二字，许多盘瓠神话都极其生动地描述了龙犬的智勇之举。

盘瓠神话故事中的龙犬，“身长三尺”，“眼亮毛滑”“身披二十四道斑纹”，显得“非常魁梧”，看去很“不同寻常”。①这质朴的语言，简括的描述，给龙犬的形象着上了神秘的色彩，使人感到龙犬是那样威风凛凛，精明强干，一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当平王决心“要谋杀高王”之时，“但左右都不出声，不敢应承”，“唯独龙犬盘护踊跃起身，拜于殿下，欲求平王圣旨去谋杀高王”。②又有盘瓠神话这样讲述道：“一天，龙犬口衔告示，奔上殿来，昂头摆尾不止”。③龙犬大义凛然之神态，无所畏惧之勇为，于字里行间描绘得神情逼真，栩栩如生。国难当头，它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应承拯救国危之重担，誓与高王一搏，其行为是多么的英勇，其精神又是多么令人敬佩！龙犬既浑身是胆，又足智多谋。你看，它去到高王身边后，狡猾的高王心有疑虑，左盘右问，可它却沉着、镇静，面对高王时而摇摇尾，时而点点头，时而又“挨近高王入座”。它经过一番巧妙的周旋，对高王施以假象，解除了高王心中的疑团，得到高王的欢心和信任。夜间，当它正想向酣睡的高王扑去之间，突然传来了卫士的警告：“龙犬，不得打扰国王休息”！此刻，它神色不惊，落落大方，“用舌头添了国王的手背三下，装着亲热的样子”。④一举一动，天衣无缝；随机应变，灵巧过人。它终于以智斗取胜，衔回高王首级禀告平王。如果说原始社会“以力量、勇敢灵巧为美”，龙犬孤身钻敌

营，智取高王头，智勇双全之壮举，岂不美哉！龙犬之形象，给人们以强烈的美感，一种智勇体现的英伟之美令人倾慕，使人振奋！

其实，龙犬的智勇，在盘瓠神话中只是一个方面的体现。龙犬之智勇，在原始社会的大舞台上，还曾导演出一处处威武雄壮的“话剧”，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渔猎生活的年代，狗是原始先民生活和劳动中的亲密伙伴，它不仅在原始人打猎时充当精明强干的助手，而且在其他方面对人类也曾作出多种贡献。柯斯文在《原始文化史纲》中明确指出：

“狗还在原始人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起一些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守卫人的住地，预先警告危险，有时代人运输，助人转移”。可见，狗在原始人的生活和劳动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人们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对狗产生敬仰之情，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特别是狗以智勇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更令原始人顶礼膜拜。它在狩猎过程中那种过人的敏捷、精灵，无不使人们惊叹、敬佩！至于狗历尽艰辛、机智、勇敢地地为人类获取谷种之举，这在原始人心里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人们从此在心底里树起了不可磨灭的狗的神圣形象。所以，人们对狗或视为始祖而虔诚敬奉，或视为英雄而爱慕崇拜。由此看来，原始人对狗的崇拜，既有社会根源，又有思想基础，人们从生活和劳动的直观感受中，认为狗是宇宙的精灵之物，对人类颇多贡献，其行为之勇敢，办事之精明，构成了吉祥、胜利的象征，展示了美的形象。原始人发自内心之情，对狗歌颂之，将它的事迹和形象加以追忆和联想，描述在物种起源神话之中，铺叙在盘瓠神话里，为后人创造了体现智勇的精神粮食，给人以智勇之美的教育。

盘瓠神话讴歌了无私的精神，这是它的另一方面的美学价值。在原始社会，人们共同劳动生活，有着高度的群体观念，人人争为集体创造财富，人人又同时享受着集体的关心和温暖。整个社会风尚，是那样的纯洁和朴实。对此，恩格斯曾赞美地说道：“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⑤盘瓠神话的龙犬和三公主，其言行正体现了恩格斯赞美的这种精神。龙犬无私无畏，三公主公正忘我。龙犬谋杀高王，铤而走险，是尚勇的行为，也是无私的表现。它虽然创建了丰功，但归来之后却丝毫不以功臣自居。平王封它为“世袭之臣，荣享国公之职”。可是它并不引以为荣，更未贪心追求，而是直言禀告平王：“我本是畜牲，不想做官荣身，王上有言在前，只想实现王上的诺言”。^⑥朴实的话语，道出朴实的思想感情。它面对高官、殊誉，一概弃之，只要平王履行诺言，得到它本应得到的东西。龙犬这种“不想做官荣身”的品德，是它无私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对那些追名逐利、争官抢权的自私自利之徒，不正是一种深刻的教育，无声的批判吗？故事中的三公主，她公正忘我，又从另一方面表现出无私的美德。当平王思想出现反复，对是否以公主许配龙犬一事举棋不定之时，三公主立即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劝说父王实现诺言：“父王已经许过愿，如果翻悔前言，必将失信于天下，以后再遇困难，谁还肯出力”。^⑦三公主深明大义，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取信于天下为本，胸怀之广阔，办事之公正，岂不令人肃然起敬吗？如果说，三公主

的公正无私，在这里还只是表现在言谈上，那么她毅然与龙犬结为夫妻的行为，却是在实际行动中让无私的美德四射光芒。平王决定招龙犬为驸马，三个公主都面临着龙犬的选择，大公主、二公主都满腹私心，不为龙犬所爱。唯有三公主无私为国，甘作奉献，她胸怀赤诚之心，同龙犬情投意合，成为终身伴侣。在盘瓠神话中，龙犬和三公主所表现出的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公正无私，忘我奉献，这种美的思想，美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仍是应该大力提倡和发扬的。

盘瓠神话颂扬了勤俭的作风，这是它的又一方面的美学价值。原始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都是极为艰难的，因此，他们是“备受折磨的”。这种特殊的环境，铸造了原始人勤劳、俭朴的性格。他们通过劳动，搏斗自然，创造财富，获得必要的生活物质。他们俭朴度日，克服物质的缺少，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勤劳、俭朴的作风，是原始人顽强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他们身上闪光的美德，这种美德，在盘瓠神话里有着生动的描绘：“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显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⑧盘瓠功绩显赫，理应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待遇，但它却远离高官厚禄，偕同夫人三公主去到那人迹罕至、荆棘丛生的南山，凭着自己双手，垦荒种植，耕耘为生。龙犬为劳动为荣，靠劳动求生，如此的行为是多么令人崇敬！而常年身居王室的三公主，为国不耻下嫁龙犬，已足见其心灵之美好，如今又“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她乐于从富丽的皇宫，来到荒芜之山谷；从宽敞、舒适的王室，迁居

窄小、丑陋之石窟。她在那荒山、石窟，同龙犬勤俭度日。其思想之纯洁，情操之高尚，无有不给人以美的感受。龙犬勤劳一生，到了儿女成群之时，它仍是劳动不止，带领儿子上山打猎，创造劳动财富。它和三公主勤劳的实践，这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形象，从社会美的角度看，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形象。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大禹，歌颂其治理洪水的丰功伟绩；人们敬佩愚公、赞扬其挖山不止的精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实践活动，体现了人类创造性劳动的本质力量，它是美的具体展现，是美的光辉形象。龙犬和三公主一生勤劳、俭朴，为后人所讴歌，不也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闪烁着美的光辉吗？

盘瓠神话，它通过健康的内容，集中描述了上龙犬和三公主的智勇、无私和勤俭，在这两位艺术形象身上寄寓崇高的理想，展示了神话时代人们的英雄气概和美好品德，具有不容低估的美学价值，对人们的思想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深刻的教育作用。

盘瓠神话，不仅具有上述教人“明辨事理产生社会认识”和思想教育的美学价值，而且它还给读者以艺术美的享受，激起强烈的美感共鸣。古朴的盘瓠神话，读来赏心悦目，它以别具风格的艺术特色，产生美感愉悦作用，具有鲜明的艺术美的价值。这里，我们着重就盘瓠神话的新奇想象加以论述。

马克思在论述神话的产生时，曾指出：“想象力”是一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⑥盘瓠神话，正是原始人凭借“想象力”的这种“伟大天赋”的产物。人类最初的思维活动是十分朦胧的，是不系统和完整的，其

显著的特征是离不开事物外部形状，始终是以事物运动的具体形态为内容去鉴别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当人类早期那种带有具体、形象、感性化的特色的思维能力得到飞跃之后，随着语言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抽象思维日趋成熟。这种抽象思维已不全是事物的直接映象，而开始有了联想和想象的能力。至此，人类的思维已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想象，是一种思维的过程，它与劳动是唇齿相依的。原始人在物质生产的劳动中，活跃于广阔的天地，逐渐熟悉了某些事物的形态特点，并获得了对其某些事物体察认识的知识。这是他们想象的基础。人们在打猎的过程中，或在日常的生活里，与狗朝夕相处，关系十分密切。狗作为人们打猎或守卫的得力助手，表现出非凡的能力，人不易感觉的它能敏锐地发现，人不易获取它能迅速地捕获，人的力所不及的它能助人一臂之力。原始人在这样的反复实践中，熟悉了狗的习性和特征，感到狗颇有令人惊异的办事能力，甚至认为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所以，在盘瓠神话里，当平王想要谋杀高王（或高氏想要讨灭犬戎），但又不能战胜敌对一方，此时，人们自然联想到颇有神奇力量的狗，由它去执行和完成谋杀高王（或讨灭犬戎）的特别任务。也许，人们是在对狗的体察和认识的基础上，进而联想开去，发挥人们的“伟大天赋”——“想象力”，便创作了神奇瑰丽的盘瓠神话故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美的范围内……，没有多样的憧憬，也就没有生气勃勃的人。因此崇高的善人在艺术上应该表现得具有生气勃勃的人所常有的多样憧憬”。^⑩想象，它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中勾画“多样憧憬”的创造力。原始人就是凭着这样的创造力，在盘瓠神话中描绘了拟人化的龙犬

和三公主这样“生气勃勃”的形象，展示出寄寓着人们理想的美好憧憬，使人读来回味无穷，感到一种艺术美的享受。

盘瓠神话夸张手法的成功运用，故事情节的巧妙安排等，都有其艺术美，这里只是提及，就不一一论述了。神话，是永具魅力的。盘瓠神话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具有必须肯定的美学价值，正是这样，它至今还为人们所喜爱，保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注译：

①②③④⑥⑦：参见广西金秀及湖南城步、江华等地瑶族的盘瓠神话故事。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⑧参见干宝《搜神记》。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三册，第5页。

⑩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

〔责任编辑 扬鬓〕

（上接第82页）

由此可见，在这些段“圣水”歌中，巫师反复阐述“圣水”取之艰难，来之不易。这虽然是一种假托，但可以看出苗族祖先崇拜“天王大帝”和原始宗教有同等意义。这里，不难使人看出其中“敬神爱民”的思想，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追求。

跳香，作为苗巫文化的一种形式，一种宗教活动的仪式，融苗族的宗教、历史、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为一体，源远流长，很值得深入进行研究。

〔责任编辑 扬鬓〕

古代侗族

尊天命鬼神与

反天命鬼神的

斗争倾向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侗族在古代，一直没有形成人为宗教和系统的有神论，同样，也没有形成理论的否定宗教的无神论思想。然而，各种原始宗教迷信却流传下来了，并几乎渗透于侗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之相应，其对立物也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并发展于民间，于是在民间的各类故事、传说、诗歌等等资料中，就出现了各种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否定各种原始宗教迷信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观念还是十分模糊的，但却体现着侗民族古代时期的另一种思想倾向。宏观看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在侗族民间文学资料中是较有特色的。

一、尊天命鬼神迷信的思想

古代侗族的宗教信仰，仍以原始宗教为体系，然而其核心却是命定论。人们深信自己的一切已由命运注定了。几乎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民间文学中都有反映、宣传“命运”或“天命”的内容：人们相信生儿育女在于命，例如：“郎尼和汉鲍，生男育女人兴旺，男女双全，别人都夸命生成。”^①相信婚姻有定在于命，“姻缘有分早把终身来安排”^②。在男女婚配没有完全享受自主权的封建社会的侗族青年看来，人一生中能否与理想中的人物相婚配是不由人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命运来决定的。因此，当人们歌颂侗家为爱情而奋斗最终如愿以偿的曼瑞刘妹时说：“他俩该是做一对，姻缘判定命中修。隔山隔水得相会，命中注定才得这样好前程。”^③而当男女双方不能如愿成婚时，则唱这类劝歌：“一劝同良莫心忧，我俩也是命中修。今世不得成凤友，再修来世共船游。……。不得成双命中带，再修二世又转来。”^④不仅择偶决定于命，婚后是否幸福也是听天由命：“命中好歹尽在碰”，“日后好歹全由命，凭天凭地结良缘。”^⑤侗民们还相信人寿福禄归于命，“穷家子女多辛苦，命没由人难享福”。^⑥“若讲到死人人皆有份，生死由命谁也拗不住”，“人到阴间有吃无吃付三份，寿长寿短命安排。”^⑦

侗家相信命运，但命运是什么，代表什么，体现什么？在他们的概念中是模糊的。他们有时似乎把命运与天地相联系，例如在谈论苦难时：“苦难何时才能完，但愿天地开眼

睛。”^⑨这里的“天地”与上面讲的“穷家子女多辛苦，命没由人难享福”中的“命”似乎处于相等地位了。在《郎尼与汉鲍》中，作者说：“凭天凭地破铜钱，谁违誓言遭天愆，日后好歹全由命，凭天凭地结良缘。”^⑩这里的天地与命也似乎是等同的。有时侗民们又把命运与神明牵扯在一起，“人在地下命运在天庭，神仙分发总是有短长。”由此看来，侗族的命定论是在承认有意志的天的前提下的命定论。

在形神关系方面，侗民们十分相信灵魂，在故事《蛇郎》中作者明确说：“尸体得了灵魂就复活了。”^⑪在这种灵魂说的基础上，侗族民间崇神信鬼。这种心理在民间文学中有大量反映。在崇神方面，显然受了佛、道教的影响，他们十分相信菩萨、土地。无子女的人要到庵堂求生：“张家有个张古老，毛家有个毛翰林。两下无儿又无女，同上庵堂去求生。神灵面前双手拜，同把心愿来表明。”^⑫年轻人望能找到如意伴侣，也是求助于菩萨：“祈祷菩萨为我作主，祖宗显灵保佑，也都全是为了我俩能成双。”^⑬遇到病痛灾难则期望菩萨土地帮助渡过难关。如《郎夜》描述道：郎夜病如膏肓，对妻子说：“已知不好，我才请你另去嫁，坟墓不正，我才请你奔庙堂。家有阴德，他也要给只签看，不知我命真的孤单，还是有点不干净，你快去看也好快点拿主意。……明天逢卯拿点纸钱去烧拜。去求菩萨保佑，以后才能象人家。”^⑭所谓不干净，则一般是指怀疑恶鬼作祟。郎夜既信鬼，又信命，也信神。认为如果自己命中注定只有这点寿命，那就没办法。但万一是不干净，即是恶鬼作祟，那就可以求菩萨帮助驱鬼了。故而要妻子前去求神问卜。“你去修庙修庵，

看他菩萨能否保我跟你坐。你去修祖坟求祖公保佑。要是还不能好，只好怪郎命不长。今年我正三十三，女是忌双男忌单。”^⑮期望能通过做一系列的善事感动菩萨和祖宗，保佑自己和妻子白头偕老。在侗戏《曼瑞刘妹》中，刘妹遇害未死，把这归结于山神土地的保佑：“山神土地来保佑，刘妹才不粉身和碎骨。”^⑯故事《两姐妹》则把逢险化夷归功于灶王菩萨：“我们这是遇着灶王菩萨救了！这灾荒年间，我们得菩萨救，我们还要救人啊！”^⑰该类以颂扬菩萨扶助弱者为主题的故事在侗族民间故事中较多，如《回心扇》等都是。

除相信鬼神的心理在民间文学中有大量反映外，侗族民间受阴阳先生的风水理论、筮卜迷信的法术道术等等思想，也有大量表现。风水理论在侗族史歌《迁徙歌》中表现较为突出；侗家本来风水好，祖宗葬在龙穴口，故而出了许多名人。寨中有口安定塘，故而人丁兴旺。后来是阴阳先生破坏了侗寨的风水，故而“地不产棉田也不出粮”，“祖宗无奈又逃荒”。^⑱在法术道术方面，侗家十分相信“邪家”。什么是邪家？《周发旺打邪家的传说》中专门有描述：“邪家这东西能千变万化。平时常变成美女来和人们打交道，如果借簸箕去簸米，借水桶去挑水，还有借有还呢。但一点大意不得，只要稍一得罪它，它就要拿你的魂魄去，让你生病，几天就死。”^⑲侗族人们认为只有懂法术的道人术士才能对付得了这种鬼魅，故而在侗族民间形成了一整套驱妖除邪的活动。民间文学资料中也就产生了许多颂扬、记录、叙述这些活动的故事，如《邪教人吴本邦的故事》、《犀牛岩》、《周发旺打邪家的传说》等等。^⑳

二、否定天命鬼神迷信的思想

由于历史原因，侗族长期的生产力落后状况，使得上述宗教迷信思想在民间影响十分大。然而，勇于探索的侗族人们，在思想信仰方面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各种宗教迷信盛行的同时，许多人从经验出发，在各种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流传于侗族民间的各种不同的神说迷信加以驳斥或否定。

在命运观方面，很多侗民针对命定论思想，认为富与贫、贵与贱、寿与夭，并不完全为命所定，可以人力变更。例如，尽管很多青年在婚配方面寄希望于命运和神威，但也出现部分青年正确地看到决定婚姻的并不是命和神，而是社会因素和人自身的因素。例如《侗族琵琶歌》唱道：“不怨老天不怨命，只怨我手无银两，谁家姑娘愿嫁我这穷愁困苦的儿郎。”“人说是命人家不肯嫁，我说人穷才受孤凄。”^②显然，这些青年认识到了阶级分化和贫困是决定婚姻的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不是什么皇天不让我们在一起，不是什么土地公公要我们分离，都怨你妈妈不懂女儿的心，都怪你爸爸早把你包许给别人。”^③这里明确否定了命定论而把矛头指向封建包办婚姻制。

更有部分侗民明确地提出要向命运挑战，例如《曼瑞刘妹》的作者在肯定命运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人力的作用：

“人要勤劳才有吃，不能单单靠八字。母鸭生蛋孵鸭崽，生蛋也要靠粮食。”^④作者虽然承认命运的作用，但也认为命运并不是决定贫富的唯一因素，没有辛勤的劳动，命运再好也富不起来。这儿命定论虽然存在，但其地位却被排挤。在劳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更有人非但排挤命运决定论，而且